



王睿卿

每年4月，空气中就莫名漂浮着幽怨的气息。文艺中年们，自然而然会想到17年前的4月1日，那一天，“哥哥”纵身一跃，永远离开了人间。于是几乎每年4月1日前后，纪念张国荣的相关文章便会雨后春笋般涌现，目之所至，无处不在……哥哥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也会被各种平台争相播放，毕竟他们说“如果我们已经失去，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年清明，上海非但没有下一滴雨，还艳阳高照，扫墓踏青的游人也因疫情限流比往年锐减。尽管如此，今年的清明还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清明节都教人哀伤。

4月4日10点不到，我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着央视特别节目。10点一到，防空警报鸣响，中南海怀仁堂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佩戴白花，神情凝重面向国旗肃立，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3分钟。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深切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国旗半垂，举国同悲。路上所有车辆停止，行人止步。外滩51栋建筑降半旗，所有娱乐综艺节目停播。几乎所有微信公众号头像

人贵清明

不约而同变成了黑白色，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头像也变成了黑白照，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悼念。

清明，举国哀悼，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是对逝者的缅怀，也是对生命的珍视。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踊跃参与。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一批医务人员、干部职工、社区工作者因公殉职。他们在危难前选择英勇，在困难中选择坚强，他们每个人都活出了英雄的样子。

清明，不仅仅是纪念，还有自省。人贵清明，是指意识的清澈澄明。清明之后，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能为了战胜这场战役和那些死于疫情的人们做什么？“如果我们已经失去，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不但如此，我想，坚持做好防疫工作，增强个体免疫力，从而守护那些英勇坚强的逆行而来之不易的战果，也是清明之人最该做的吧。

爬山记

翟梦丽



今年的清明没有下雨，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里是这样。闷在屋子里的短暂假期，只能趴在窗台边看窗外绿意渐深。这个春天是绿色的，有些单调。

每年清明，是映山红开得最绚烂的时候。我们总会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爬山踏青赏花。

我们家爬山分为两波。奶奶会在清晨4点就起床，不一会儿，她的老友就应约而来。四月的天还很凉，老太太们提着手电筒拎着布包就一深一浅地出发了。她们的目的地是半山腰上的寺庙和古塔。一路步履不停，只为赶早去庙里烧香。不过七八点钟，她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时才有空坐下来吃顿早餐。据说古塔旁边的小馄饨十分的美味，这大概也是她们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外餐。吃完早饭，老太太也没有欣赏山上风景的闲情雅致，更不会像年轻人一般爬到山顶。她们自有活计，边下山边掏出自带的塑料袋儿和小铲子，看到哪儿有上好的红土就挖上一铲子，带回家去做成鸭蛋。这还没算完，下了山走到河边，几个老太太还要去找艾蒿，清明节后总要做上几十个艾蒿粑粑给孩子们送过去。清风吹拂，河堤一片绿油油，老太太们弯着腰仔细寻找，聊着家常里短，这是属于她们的春游。

我出发得要晚些，早上7点和朋友准时约好在渡口集合。渡船上满满都是要去爬山游玩的家长和孩子，坐一次船只要一块钱。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坐过渡船跨过去那条河，奶奶对我千叮万嘱咐，让我一定准备好一块钱在船开到河中央时扔进河里，让“河神”保佑我这个新来的家伙。渡过河，大约还需要走10公里才能到达山脚下。我们急着去爬山，就在路边拦“打牙机”送我们，一趟5块钱。然而，爬山可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力气活，脚下的泥土因为前几天连绵不断的小雨变的泥泞不堪。我们只得捡几根树枝当拐杖，磕磕绊绊上了山顶，这样才能看到那美得像国画一样的景色。红色和黄色被翡翠的河流蜿蜒地分隔开，山脚下的大片农田里，油菜花肆意开放，明亮的颜色蕴含着调配不出的温柔和生机。山坡上，大自然洒落下红色的种子连成了一片，绚烂的仿佛黄昏的晚霞。半山腰上，古塔和寺庙在茂密的树叶中若隐若现。在山顶吃完带过来的零食，我们又手脚并用下了山，迎着落日，唱着歌，顶着红扑扑的脸庞，欢快又疲惫地回家。

这曾经是我们的清明节，人不在了，只希望景色依旧。



刘家杭

樱花会再次盛开 英雄会平安归来

2020年4月4日，全国哀悼日，我们在此纪念在这次战“疫”中牺牲的英雄。同样为人妻为人子为人父，在疫情来临之际，在任务到达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犹豫，那句“我年轻我不怕死我先上”燃起了多少人心内的酸楚。在这一天，全国和驻外使领馆降半旗致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自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只为祭奠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献出生命的战士。

2020年的春节，本该是阖家团圆的美好佳节，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中华大地骤然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很多医护、防疫人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冲锋在抗疫工作第一线，成为当下最可爱的“逆行者”，吴小艳就是其中一个。她令我印象深刻。

已经踏上返乡过年旅程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医生吴小艳，得知医院发布医疗支援的号召后，第一时间返回武汉，成为一名“逆行者”。这个才29岁的女孩说：“大

家都在战斗，只有在战场上，我才能安心过好年。”还来不及擦去眼角的泪水，吴小艳便投入到繁重的病检工作中。

像吴小艳这样的勇士太多太多，疫情发生后，北京年近八旬的老党员、小汤山医院设计者黄锡慧主动请缨赴鄂支援建设；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披挂上阵，冲到最危险的抗击疫情第一线；结婚刚一年的湖北省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ICU年轻护士邓甜甜，不顾家人的劝阻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如有不幸，捐献我的遗体研究攻克病毒”，武汉“95后小护士”慷慨承诺；医生父子防护服玻璃彼此鼓劲打气，是父子，更是战友……于患者来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危情时刻，白衣天使成了钢铁战士，这背后是大爱无疆医者仁心，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

明媚的阳光终会照亮这片土地，樱花会再次地盛开，早起的人们依旧吃着热干面，街道上会再次人声鼎沸。我们会摘下口罩，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

春，来了

王湧



别等伤害发生 才教他们自我保护

徐荔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但当看到仿佛影视剧小说题材的“N号房”事件新闻时，还是被震碎了三观。而不久前，苏州发生的打着童星招募的幌子，“隔空”猥亵女童的案事件也再次让人愤怒。这些触及底线的恶趣味、有违人伦道德的违法行为必须被严惩，以儆效尤。但在打击犯罪之外，或许我们也该思考如何教会孩子自我保护，早早树立起预防的意识。

家里有个正处于爱问“为什么”阶段的小男孩，在他各种稀奇古怪的疑问中也包括关于性别的。说实话，关于性的教育在我们的集体文化中向来是忌讳的，有人本身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科学的教育，自然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孩子，而有人则担心孩子懂太多会影响身心健康。父母都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可是父母无法永远在孩子身边，害怕、担心、禁止也起不了保护作用。

其实，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他们对事物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别人的教育。当家长觉得这是丑陋的、羞耻的，戴着有色眼镜，用说谎、敷衍等方式对待孩子的好奇，孩子自然也会对觉得这是“不好的”。可实际上，他们又有好奇心，在无法从父母处获取信息后，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满足好奇

心。但那些渠道和方式或许并不能给他们正确的教育，反而还会产生负面效果，甚至被伤害。与其这样，何不坦荡地和他们交流呢？庆幸的是，身边大多数年轻家长对性教育这件事的态度都是开明的。

从与身边妈妈们的交流中发现，大家几乎都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制作精美、内容有益的儿童性教育图书，坦然地回答孩子们提出的“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等疑问，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建立自我保护的意识。

至于对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恐怕更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以开放的态度因势利导地与他们交流，将法律、道德等等层面的内容一同融入，教会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更好地爱自己。我还没到这个人生阶段，不敢多加妄言，只希望当自己家的小朋友进入青春期时，还能如现在一样“好沟通”。

不过，就像有的教育专家所说，对孩子的性知识教育需要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不要因为案件发生才想到给孩子上性教育课，不要只为了孩子的性安全才来上性教育课，更不要等性侵热点过后，就忘了性教育。



魏艳阳

羡慕

敌不过开幕前短短几分钟的百无聊赖，掏出手机是对抗这空虚的唯一方式。

《变身特工》是一如以往的好莱坞动画片，搞笑、温情、正能量。最开心的当然要属孩子们，不过电影的节奏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点过快了，因为观影过程中我不断地听到后面的小男孩问他爸爸：“这个是好人的爸爸还是坏人的爸爸？他在干什么啊？好人最后打败坏人没有啊？”爸爸耐心解释着，不懂情节也不妨碍他们的观影乐趣，影院里笑得最大声的依然是这群孩子们。

电影终于散场，天已经完全黑了。因为时隔久远，我只依稀记得那是一个下着小雨湿漉漉的傍晚，天上没有双道彩虹，路边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值得我驻足，我只一路加快脚步赶往电影院。走在散场回家的路上，步履不再匆匆，经过地铁站时看到很多上班族挎着包从狭小的出口涌出。这附近数个小小区与青年公寓像一个个巨大的蜂巢，里边有六边形的蜂巢与辛苦采撷来的蜂蜜，而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固定的。我竟能在这时段里找到时间看电影，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上。就像一颗离调的音符，被淹没则从此悄无声息，被识破则将立即被加以改正。

